

# 中蘇談判內幕

## ——追記蔣經國先生最動人的演講

● 魏 汝霖 (前國防研究院講座、中國文化大學教授)

### 俄軍劫掠東北暴行

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豐功偉業，衆所周知，用不着再多作介紹，謹將抗日勝利初期，在重慶、南京兩次集會中，親聆經國先生最動人的講話，爲一般人所不知者，憶述如後，以供中外人士參閱。

民國卅四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先總統蔣公介石在重慶召開「復員整軍會議」，各地重要軍政首長，奉命出席，計有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上將、外交部東北特派員蔣經國先生、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上將等數十人參加。作者時任瀋瀋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，奉派代表錢大鈞上將與會。熊式輝主任報告蘇俄阻擾國軍接收後，經國先生補充報告與蘇俄代表交涉接收東北，蘇俄阻撓破壞情形，再講俄軍在東北的暴行。

經國先生說：「俄軍佔領當局，在推行一個空前的『轉運公司』業務，東北最優良的機器設備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拆運到西伯利亞去了，拆運的物品甚至包括地毯傢俱古玩什物。東北兩大名聞世界的水力發電廠之一小豐滿發電廠的拆運工作，正在積極進行中，據報已遷走五臺（每

臺容量七萬基羅），其全部拆遷工作，不久即可完成。一方面，蘇俄紅軍個別的活動也正在繼續發展。他們任意向行人勒索手錶，自來水筆和金錢，甚至白晝裏都闖入民宅，強劫財物，兵士們隨時隨地姦淫婦女，不管她們是日本人、是中國人，也不管是黑夜或白晝。因此，東北所有各城市，每日下午四、五點鐘以後，街道上就自動斷絕行人。許多婦女在恐怖的狀態中，寧願將頭髮剪短或剃光，偽裝男性，藉以保全貞操。偶而有三兩俄兵單獨行動，國人因恨之入骨，輒羣起將蘇俄獸軍殺死或活埋，俄軍部隊中，亦不加以查詢，若無其事。俄國軍中紀律之廢弛如是。據聞進入東北之俄軍，均爲西伯利亞集中營的罪犯，放出來臨時組成軍隊，進入東北各省，他們的欲望僅爲食、色兩項，除飲食與性慾外，別無所求，俄軍的暴行，令人痛心……」

### 中蘇談判困難重重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。六月一日，國防部正式成立，前副總統陳誠上將出任參謀總長，經國先生任預備幹部局長，作者任兵役局副局長。六月底經國先生在黃埔路勵

志社報告赴莫斯科談判中蘇友好條約的經過，國防部高級軍官均參與聽講，作者亦在座。先是民國卅四年二月，美、英、蘇三國元首羅斯福、邱吉爾、史大林在克里米亞半島雅爾達舉行會議，美國爲促使蘇俄參加對日作戰，早日結束美軍太平洋反攻日本的戰爭，允諾蘇俄於日本投降後，恢復帝俄時代在中東鐵路及旅順、大連之權益，承認外蒙古「獨立」之現狀，簽訂了雅爾達秘密協定。史大林並要挾美國須說服中國接受此一協定。民國卅四年五月九日德國無條件投降。四十六天後，即六月十五日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奉命將雅爾達密約通知我國，希望我國與蘇俄直接談判。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，行政院長宋子文率領外交部次長胡世澤、蔣經國先生同赴莫斯科，會同駐俄大使傅秉常等與蘇俄進行交涉。蘇俄方面由史大林親自接待談判，七月二日、七日、九日、十一日、十二日連續與史大林作五次直接談判。嗣因史大林在柏林出席波次坦會議，談判中止。七月十七日宋子文返回重慶，八月五日，宋子文偕外交部長王世杰再赴莫斯科，商談中蘇條約。八月六日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。八月十四日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，是日日本宣布無

條件投降。按雅爾達會議中，我國沒有代表參加，該會議的任何決定，在法理上，對中國政府是沒有拘束力的；但提出請求我國承認的是援助中國最多的盟邦美國，使我國政府不能不詳加考慮。因為我政府當時的處境，如若斷然拒絕雅爾達密約，有碍中美合作與陷於孤立的危險，不能不忍痛予以接受。條約中我國最難接受的是外蒙古「獨立」問題。經國先生說：「去年（一九四五）六月底，我奉命隨同宋院長子文先生赴莫斯科談判，史大林見到我，先拍拍肩膀。說：小將軍，別來無恙，你好！（當年經國先生卅六歲）。態度非常客氣；到了正式談判的時候，他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。史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，態度傲慢地說：『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？』宋子文院長一看，知道是雅爾達協定，回答說：『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。』史大林說：『你談問題是可以的，但祇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；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。』」

「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，就只好忍耐和他們談判了。談判中間，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：第一、根據雅爾達協定，有所謂『租借』兩個字。委員長（先總統蔣公）給我們指示：『不能用這兩個字，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。』第二、我們認為，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，但是必須顧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。後來，史大林同意不用『租借』兩字，對於中東鐵路、旅順、大連這些問題，也肯讓步；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——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，他堅持決不退讓；這是談判中的癥

結所在。談判既沒有結果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。委員長打電報給我們，不要我們正式同史大林談判；要我以個人資格去見史大林，轉告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。我遂以私人資格去見史大林，史大林問我：『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他『獨立』？』我說：『你應當諒解，我們中國八年抗戰，就是要把失地收復回來，今天日本還沒有被趕走，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，一切失地，都在敵人手中；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，豈不失却了抗戰的本意？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，會說我們『出賣了國土』；在這樣情形之下，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，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；所以，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。』我說完了以後，史大林就接着說：『你這段話很有道理，我不是不知道。不過，你要曉得，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，而是你要我來幫忙；倘使你本國有力量，自己可以打日本，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。今天，你沒有這個力量，還要講這些話，就等於廢話！』說時態度非常傲慢。

「我說：『你為什麼一定堅持要外蒙古『獨立』？外蒙古地方雖大，但人口很少，交通又不便利，也沒什麼出產。』

「史大林乾脆的說：『我之所以要外蒙古，完全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。』他把地圖拿出來，指着說：『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，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，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，俄國就完了。』我又對他說：『現在你用不着再在軍事上有愛慮，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，日本

打敗之後，他不會再起來；他再也不會有力量的領外蒙古，作為侵略蘇聯的根據地。你所願慮從外蒙進攻蘇聯的，日本以外，只有一個中國，但中國和你訂立『友好條約』，你說二十五年，我們再加五年，則三十年內，中國也不會打你們；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，也還沒有這個力量，你是很明白的。』史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：『你這話說得不對。第一、你說日本打敗後，就不會再來佔領外蒙古打俄國，一時可能如此，但非永久如此。如果日本打敗了，日本這個民族還要起來的。』我就追問他說：『為什麼呢？』他答道：『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，唯有『民族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；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，更不會消滅。日本民族和中國人一樣，戰敗後，若由美國管理，五年後，即可復興，若由我管理，可多管五年，但是十年後日本仍會再復興起來。』後來他不耐煩了，直截地表示：『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！』談話一直繼續下去，史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：『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，我可以告訴你：條約是靠不住的。再則，你還有一個錯誤：你說，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，今天可以講這話；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，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。』這的確是史大林的『肺腑之言』，他所以要侵略我們，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！因此，只顧目的，不擇手段，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、分化和離間我們。

「我還記得，在簽訂友好條約時，蘇方代表又節外生枝。他的外交部遠東司的主管，同我商量，要求在條約上附上一張地圖；並在旅順港沿

海一帶區域，劃了一條黑線，大概離港口有二十哩的距離，俄方此一要求，顯然是不合理的。爲了這一問題，爭執了半天，從下午四點半到晚上兩點鐘，還沒有解決。我很不耐煩的說：『你要劃線，你劃你的，我是不能劃的。』他說：『不劃這個線，條約就訂不成！』我說：『訂不成，我不能負責；因爲我沒有這個權力。』他說：『我是有根據的。』我說：『你有什麼根據？』他拿出一張地圖，就是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的舊圖，在這張地圖的上面是劃了一條黑線的。並且指着說：『根據這張圖，所以我劃這一條線。』我覺得非常滑稽，因此譏諷他們說：『這是你們沙皇時代的東西，你們不是早已宣佈，把沙皇時代所有一切的條約都廢止了嗎？一切權利都全部放棄了嗎？你現在還要拿出這個古董來，不是等於承認爲你們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嗎？』他有點着急說：『你不能侮辱我們的蘇聯政府！』我說：『你爲什麼要根據這個東西來談判呢？不是等於告訴全世界說：你們還是沙皇政府一樣的吗？』他說：『你不要吵鬧，你的火氣太大。』我說：『你要訂約可以，但無論如何這一個線是不能劃下的！』經過一番力爭之後，這一張地圖，雖附上去了，可是那一條線始終沒有劃出。由這件事看來，我們完全了解：史大林原來就是沙皇的再世或化身。」

### 作賊的人喊叫捉賊

經國先生說：「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我國政府積極進行接收東北，我

奉命爲東北九省外交特派員，於三十四年十月十日隨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先生自重慶飛北平，十三日到達長春。在長春停留了二個月。由於蘇俄有計劃的阻撓，政府於十一月十五日電令接收東北人員暫行撤離長春。十二月下旬，我奉命以主席（先總統蔣公）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商，當時史大林曾經對我說：『你們中國人要明白；美國人想要利用中國作爲滿足她的利益的工具，她必要的時候，是會犧牲你們的！蘇聯願意把本國的生產機器、汽車，以及中國所沒有的東西供給中國；同時，也希望中國能把自己出產的礦物、農產品供給蘇聯。蘇聯又可以幫助中國在東北建立重工業，並發展新疆的經濟；但是，我再三聲明，也是我最大的一個要求：你們決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，否則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。』『我的經濟顧問最近會到長春去的，我要他和你見面；我並且告訴他：只要國民政府能保證今後美國不在東北得到利益，我們蘇聯和美國建立關係，因爲美國也可能幫助中國作經濟上的建設；但是，希望你千萬不要信賴她。』史大林這種惺惺作態的話，初聽起來好像『仁言利溥』；而在本質上則是『做賊的人，喊叫捉賊』罷了。我看史大林講的這一段話，不是別的，正是俄帝征服中國和壟斷整個東亞市場的最重要的輪廓。委員長更早已經看出：這是史大林的狡獪陰謀；如果我們上了當，就會亡國滅種，中華民族永無翻身的日子。所以，我們對史大林這種中、蘇經濟關係的建議，及其離間中、美關係

的陰謀，澈底地予以拒絕了。」經國先生又講了一段史達林企圖離間中美關係的詭計：他說：「三十五年五月中旬，一位蘇聯駐華大使館的武官羅遜聲言有事，到處找我。我約期同他會面，一見面，他就說：『你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』我說：『到北平去的。』他說：『這幾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，到處找你，都沒有找到。』他拿出一個電報來給我看，內容是說：『蘇聯政府歡迎蔣委員長到莫斯科去，同史大林元帥見面；倘使蔣委員長認爲在莫斯科見面不妥當，史大林同意指定蘇聯國境以內任何地方見面。』我立刻回答他說：『我要當面報告委員長』。他說：『你報告以後，委員長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答覆，請你馬上告訴我！』羅遜說話時態度非常焦急。我回來報告委員長之後，委員長說：『慢慢答覆他』。當天羅遜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竟一連打了七次電話給我，催問這事，當他打第七次的電話時，已是深夜了；我就用很輕鬆的口吻推託說：『朋友，我要睡覺了，明天再談好不好？』他說：『到底委員長怎樣說？』我說：『委員長還沒有說什麼。』到了第二天，委員長召我去指示我說：『你去告訴羅遜，幾個月之內，我很忙，不能離開自己的國土。關於這件事，你就答覆他這幾句話好了，不必多說。』我奉命後，就直接去找羅遜，遵照委員長的意旨行事，把上述的幾句話，告訴了他。他說：『還有什麼話要說的沒有？』我回答他說：『再沒有別的話』。事實的經過，就是如此。不料史大林却轉回頭來，利用這資料，作爲實行離間中、美兩國邦交的陰謀詭計。」